燕剪的风

□邹娟娟

燕尾剪裁的风，馨香中带着清爽。

风一起，山青。风一歇，水绿。一草一木都在风中生长。河水漾漾，照着摇曳生姿的柳枝。各色的花，一朵一朵地绽开，好似盛满阳光的酒杯，热情地邀人畅饮。

黄的是连翘花，小喇叭一样嵌在柔韧的茎叶间，呈出向上的姿态，吹奏生命的号角。迎春花像她的孪生姐妹，是白居易笔下的“金英翠萼带春寒”。樱花粉白可爱，花瓣晶莹薄亮。玉兰如俏立枝头的飞鸽，散出非凡气韵。婆婆纳一嘟噜、一嘟噜地扎在树根下。花朵极密，像落在草间的蓝色小精灵。

风来，花开。风来，叶翩然。风来，树盛。风，仿佛是天生的自然之手，能轻松弹奏清新脱俗的乐曲，催醒世间万物，焕发盎然生机。

风中，田园有了诗的浪漫。

土地辽阔，风自由地穿梭。它好旅行，来去自如。时而轻抚泥土，时而亲吻柔嫩的草尖，时而拖拽花朵的裙角。

麦苗渐高，叶子狭长。风拂来，一株连一株，匍匐着，翻涌着，连绵着。油菜帮子撑开宽大的叶子，中间的茎拔节而生，蓄满了金黄的花。挨挨挤挤，从底部延至顶部。夕阳下，田地的绿成了亮绿，黄成了橙黄，铺成高低起伏的毯子。大地如诗，晚归的人们行走在诗行里，人面黄花相映，脚步都染了一层香。

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

孩童们喜欢春风。风中，他们都成了旋风小子。追着抓蝴蝶，身如游鱼般灵活。牵着风筝的，边跑边扬线。还有跑到水沟边拔茅针的。风一吹，嫩绿圆肥的茅针都从枯草间探了出来。拔呀，快拔呀。拔累了，就在草垛或树丛里捉迷藏。被捉住了，也无妨。

燕剪的风，驻扎在村庄里。村庄热闹了。

庭院外，草木横斜。一只花猫躺在墙根打盹，蜜蜂“嗡嗡嗡”地绕着桃花转。树林里，鸡鸭鹅扑打翅膀，在风中寻觅嫩甜的草芽。空中，布谷、喜鹊、燕子都在忙。它们在风中快乐地歌唱着，轻盈的身姿，倏忽闪现，隐没在屋檐或树梢间。

清风浩荡，白云游离，天地明澈。

瓦楞堆叠闪耀，用无声的语言与自然对话。阳台上的衣物，轻舞飞扬，逸出阳光的味道。阿婆拿张小板凳，倚窗坐着，晒晒太阳，吹吹风，一个惬意的下午就过去了。

夜幕来临前，到地里挑把新鲜的野菜做晚饭。土灶烧的是柴草，风穿锅膛，让火更旺，把大铁锅烧得滚烫滚烫的。白色的热气又被风吹出窗外，与烟囱里的烟汇合。风，吹着，吹着，从村头吹到村尾。袅袅娜娜，慢慢悠悠的，不多久，整个村子都充斥着烟火气。

很快，燕剪的风，剪去白天，迎来了黑夜。清风徐来，明月朗照。人们梦里的花，依然被风吹着。

燕剪的风，实在是惹人喜爱的风！

大地生机 汤青/摄

春日钓趣

□孙长乐

不久前的一天，父亲晨练结束后回家说，在市场上看到有卖蝼蛄虾，价格比往年高很多，他打算周末去钓蝼蛄虾。周末正好我也休息，我决定跟父亲一起去钓蝼蛄虾。我家所在的城市，东濒黄海，西临渤海。蝼蛄虾是黄海和渤海特有的海洋生物，都是生长在海岸的滩涂和沙滩里，每年只有春、秋两季才出。蝼蛄虾属于甲克节肢动物，有两只大螯，长得跟龙虾有些相似，一般有五六厘米长，外壳灰突突的，蒸熟后就变成了红色。我所在的那个城市，以前每到蝼蛄虾上市季节，早市、夜市和街头巷尾，随处可见蝼蛄虾的身影，但蝼蛄虾这几年很少了，上市期也短了。

周末那天，天刚放亮，我跟父亲就出门了，去了一个离市区比较远、叫黑石湾的地方。父亲年轻时就喜欢钓鱼，哪片水域有什么鱼，哪个季节该钓什么，父亲都了如指掌。父亲说，以往在市区周边的海域，就能钓到个大肥美的蝼蛄虾，可近几年由于海水受到污染，城市附近的水域，已难见到蝼蛄虾了，有时碰巧钓到几只，不仅瘦小，闻上去还有一股刺鼻的机油味。

到了黑石湾，正是退潮时，举目观瞧，眼前的沙滩都是湿漉漉的。父亲往里走了一会，俯身仔细看了看脚下的沙滩，说这里应该有蝼蛄虾。我按照父亲的指点，用一把平板铁锨，把那块泥沙铲去了一层。铲过的地方，可以看到一些手指粗的小洞，蝼蛄虾就隐藏在那些小洞里面。这时，父亲拿出两根尺把长、笔杆粗细的木棍；木棍一头拴着一撮羊毛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羊毛笔，我与父亲一人拿着一只“羊毛笔”，蹲下身子开始钓蝼蛄虾。

钓蝼蛄虾需要耐下心来，先把“羊毛笔”的笔尖，小心翼翼伸进那小洞里面，蝼蛄虾就怕羊膻味，当羊毛触碰到它时，它就会伸出两只大螯，紧紧钳住木棍，不停地往外推顶，企图把带有羊毛的木棍推到洞外面。当看到蝼蛄虾一露头，就得眼疾手快，连蝼蛄虾和木棍，一下全给拽上来。若是一下没有拽上来，那蝼蛄虾就会松开木棍，迅捷地退回洞里，就再不肯露头了，即使用铁锨挖，也很难挖得到。钓蝼蛄虾是非常有趣的事儿，半天时间，我跟父亲已钓到六七斤。

回到家中，已将近中午，父亲也没休息，吸了一支烟后就开始清洗、蒸煮蝼蛄虾。虽说蝼蛄虾有盐爆、辣炒、油炸等多种吃法，可最传统的做就法还是清水蒸煮。蝼蛄虾有点淡淡的土腥味，父亲做蝼蛄虾，从不去除那土腥味。父亲说，烹煮蝼蛄虾就该尽量保留原味。父亲烹煮的蝼蛄虾，吃起来醇香可口，别有滋味。

这大自然中，有许多奇异、有趣的东西，而人的智慧也是无穷无尽的，充分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。

路过春天

□汪亭

谁的相思
跌进二月里
吻白梨花喊绿柳条

水仙含苞心事
一朵挤一朵
相互间欢乐嬉闹

寒梅微醉
被游人逗笑
满园春色跑出墙外

我打春天走过
深情等待
温暖的日子快到来

桃花开了
山坡上的桃花
开了，粉成一片
像夜空的星星
挂在故乡的眉间

夜深山静
春风偷偷跑来
与每一朵花缠绵

清晨的山色染成粉红
青草探出脑袋
想与落花谈场恋爱
麻雀多事，站枝头看热闹

我从往事里走来
一株桃树笑弯了腰
粉嫩花瓣如妻的笑靥
盛满露水，映出三月的模样

我把春天献给你

□汪亭

故乡
我把春天献给你
漫山缤纷的野花
相逐嬉戏的燕莺蜂蝶
藏在树梢点点的鸟鸣

破冰的春水
苏醒了的石头
还有土地上探出耳朵
倾听的小草
献给你
与我相伴的每个日子

爬上篱笆的牵牛花
躺在天窗晒太阳的鸽子
院中葡萄藤架
加上屋后一棵桂花树
我把它们献给你
我宁静的故乡

一切美好的
我只想献给你
整个春天
整个春天里的故事

春花烂漫 汤青/摄

草木有本心

□耿艳菊

傍晚下楼发快递，在批发副食的店门外，迎面遇上了一株花树。将暗未暗的天色里，它静悄悄舒展着枝枝芽芽，粉色的四瓣花在新绿的枝上不急不缓，淡然自适，像温柔和气的人站在阳光里，真是端庄明媚。

旁边有一辆货车，两个人边卸货边聊天，话题就是这株花树。一人说，天天瞧着呢，真不知道它啥时开的花，还开得那么好看。另一人说，这花树不简单，总以为它活不成，谁也没管过它呀。

我更是惊讶，常常从这里路过，从来不曾留意这里有株花树，印象中这里就是片光秃秃的水泥地板。我向他们打听花树的名字，他们也不知道，说是两年前副食店开业时花树就在那里，似乎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，也许是野生的，也许是很多年前有人种下的，当年种下花树的人早已天涯漂泊，没了音讯。而花树一旦扎下根，就认定了目标，生生世世，天长地久，痴情而深情。

花树两米外是马路，车辆行人呼呼啸啸向前行，仿佛后面有东西不停地催着赶着。我站在花树前心里暗自感叹，植物是比人耐得住寂寞的，身处这样扰攘的环境，不随波逐流，不在意周遭的轻视和忽略，它明白自己的身份和价值，就那样宠辱不惊、自信淡定地生长着。

我想起我家窗台上的那盆薄荷，不久前也令一家人吃惊了一回。去年初夏的集市上，有养花人专卖薄荷，一盆盆绿意盎然，喜气盈盈。我们抱了一盆回家，整个冗长寂寥的夏季，因了这盆薄荷，不仅窗台上清凉美丽，也让素常的生活充满绿意和诗意。几片薄荷叶、几块冰糖、一壶冰糖薄荷茶，拿一本书闲倚在沙发里，就可以惬意地消磨午后炎热的时光。那个夏天，我们是爱极了这盆薄荷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我们总是这样说，也这样狠心地心安理得。到了秋天，薄荷渐渐有些委顿了。入冬的时候，更呈凋零之状，叶落枝枯，窗台也落了不少干叶。整理窗台时，我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把这盆薄荷扔进了垃圾桶。家人看到了，觉得花盆不错，又把这盆枯干的薄荷重新放在了窗台上。冬日里，我们在窗台上水养了几盆青蒜苗，代替了薄荷的葱茏绿意。而薄荷早已被遗忘在窗台南面一角，因为养蒜苗，窗台搁不下，还把一盆竹子摞在了它上面。

那天，我们正准备吃早饭，经过窗台，不经意一瞥，竟看到几棵薄荷从摞在它们上面的那盆竹子旁冒出来，斜着奋力向上生长，枝和叶的模样翠青得像疯长身体的少年，隐隐有一股子劲。虽然冬去冰须泮，春来草自生。可是，看着这样的薄荷，你无法不无动于衷。

那个早上，我们一家人趴在窗台边，为薄荷坚强的生命力，为它的风度和潇洒的气势赞叹不已。想起古人的一些诗句：兰叶春葳蕤，桂华秋皎洁。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？我们那样待薄荷，算是有几分苛待了，但它不理这些，到了季节，就来尽自己的本分，让枯燥的生活多几分绿意婆娑。

不要小看一株小小的植物，它身上的能量说不准在某一刻就会击中你，惊艳你苍白虚浮的人生。

春水的味道

□钟芳

读汪曾祺先生的小说《大淖记事》：“春初水暖，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，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。”他在书页下方加了一条注解，解释蒌蒿，说它是生于水边的野草，粗如笔管，有节，生狭长小叶，初生二寸来高，叫“蒌蒿苔子”，加肉炒食极清香。所谓“清香”，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春水的气味。这样的描述真是既贴切又美妙，让看的人垂涎欲滴，似乎舌尖上也沾满了那新涨春水的味道。

蒌蒿，又名芦蒿、藜蒿、柳叶蒿等，多生长于湖泽江畔边，是一种古老的药食两用野生植物，其茎紫红纤细，碧绿的叶细长狭小，汁液充盈，有一股浓郁而又特殊的芳香气味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记载：“翘翘错薪，言刈其蒌；之子于归，言秣其驹”，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蒿。我有嘉宾，德音孔昭”。这里面的“蒌”和“蒿”就是蒌蒿，嫩则可食，老则为薪。屈原的《大招》曰：“吴酸蒿蒌，不沾薄只。”可见蒌蒿的美味独特而鲜香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说：“蒌蒿气味甘甜无毒，主治五脏邪气、风寒湿痹、补中益气、长毛发令黑、疗心悬、少食常饥、久服轻身、耳聪目明不老。”

大文学家苏东坡是历史上有名的美食家，非常爱吃这种春季里的应时野蔬。在前往汝州任职途中，他特地取道南京品尝芦蒿，对这种嫩生生的野菜极为赞赏，曾赋诗云：“初闻蒌蒿美，初见新芽赤。”他还在《惠崇春江晚景》中写道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浓浓的诗意，鲜活的画面，既让人感受到春水的温暖，又令人想起蒌蒿和河豚是一样的醇香美味。

芦蒿的吃法简单，掐去根部老的部分，摘掉梢上的叶子，把清清脆脆的嫩茎秆儿截成寸段，清炒。但在炒之前，最好先在清水中浸泡几分钟，以去除涩味，再用盐略腌，沥干水分，然后下油锅，大火爆炒，放入蒜泥、盐、醋适量拌匀，淋少许麻油即可。一盘绿油油的芦蒿上桌，趁热夹上一筷嚼之咯吱咯吱的，外脆里糯，甘甜无渣，满口春天的味道和乡野的气息，让人百吃不厌。

用芦蒿炒腊肉那是荤素搭配的人间至味，为很多人喜爱。将洗净的芦蒿切成段，腊肉切成片；猛火热油，葱、姜、蒜、辣椒干下锅，煸炒出香味；再倒腊肉入锅出油后，呈现至透明状，然后放入芦蒿段，浇上料酒继续翻炒至熟，即可出锅装盘。端上桌来，满屋的浓郁香气便弥漫开来，腊肉金黄，蒌蒿青绿，辣椒红艳，堪称是一道色、香、味俱佳的菜肴。一入口就能牢牢抓住人的味蕾，既有芦蒿的野味鲜香，又有腊肉的咸味醇香在里面，不知不觉会吃上瘾。

但我最青睐的做法是芦蒿炒香干，即用质地较硬的豆腐干，切成丝和芦蒿一起炒制而成。两者要大火快炒，只需放一点点油和盐即可，不需太多调料，保持芦蒿和香干本来的那份自然清新和鲜香风味。当然，喜食辣味的也可加入辣椒油拌一下，这菜格外开胃爽口，既下酒又下饭，食后齿颊留香，经久回味。

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一回里也有提及吃芦蒿的事；小燕跟柳家说，“晴雯姐姐要吃芦蒿”，柳家的忙问是用肉炒还是用鸡炒，小燕却说，“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，少搁油才好。”用芦蒿来炒面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先把一团面和好，揉出筋，再放水里洗，洗下的粉就是澄面，剩下的便是面筋了。这面筋再往开水里焯熟后，是水面筋。把水面筋切丝，芦蒿洗净切成寸段备用。油锅烧热，将姜蒜爆香，放入芦蒿、面筋翻炒均匀，加少许盐和香油调味出锅。芦蒿碧绿香脆，面筋细腻爽滑，细细品味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晴雯是一个性情刚烈的女子，平儿说她是“一块爆炭”，正需要芦蒿这样平抑肝火的保健佳品，食之神清气爽，身心俱泰。

母亲的谎言

□黄廷付

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事，母亲经常对我说：

“光儿，你不要去河里玩，河里可有鬼呀。”

“光儿，你不能爬树，上去可就下不来喽。”

……

那时候我就知道母亲爱说谎。因为我夏天偷偷去河里很多次，也没遇到过鬼；我爬过邻居家的梨树、桃树、杏树、柿子树很多次，都下来了，而且都是带着战利品下来了。当然，我没有让母亲知道这些事，我怕她会拿着鸡毛掸子追得我满院子跑；还怕她会继续说：“你乱吃东西会肚子痛，肚里会生小虫子的。”我知道这也是谎言，因为我更相信老家的那句话，“生瓜梨枣，吃了没跑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”而且我自身就是见证，我吃了那些东西从未肚子痛过，也没见肚子里生虫子。

那年月吃的东西特金贵，尤其水果和零食更是奢侈品。如果有亲戚来我家，带点水果、饼干之类的，或是母亲走亲戚回来，捎带点好吃的，她自己从来不吃，都是全拿出来分给我们几兄妹。吃得正香的时候，我也会突然想起母亲还没尝呢，就问：“娘，你咋不吃？好吃得很呢！”我递给母亲，母亲总会摆摆手，“你们吃吧，娘这么大的人了，啥东西没吃过呀！”每次听了娘这句话，我心里都会想，“嗯，娘肯定啥都见过，啥东西都吃过。”这样想着，我们又理所当然地吞食起那些美味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不经意间看到母亲捡起我们漏掉在地上食物，送到嘴边，吹了吹，然后放到嘴里，咀嚼得很香。幼小的我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了下来，但我没有让母亲发现我看到这一幕，更没有告诉弟弟妹妹。只是从那以后，每次吃东西，我都要分一半给母亲，可母亲还会说着之前说的那些话，让我实在没辙。

小时候每次过节时，村里都会分几条塘鱼，每当这时候母亲还会杀只大公鸡配着做几样菜。等饭菜烧好后，在丰盛的小餐桌上，母亲把一块块鸡肉和鱼肉都夹给我们，而她的碗里常常都是鸡头和鱼头，她总是笑着说：“这都是我最喜欢吃的。”于是，我们都在心里记下了，母亲只喜欢吃鸡头和鱼头。

很多年后我们都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家。每次去看母亲，也会给母亲买一些水果、饼干、牛奶之类的零食。当然还有鸡头、鱼头。次数多了，母亲就有些无奈地摇摇头，笑着说：“听说现在鸡头鱼头挺贵的，下次别买了，再说我现在也不喜欢吃了。”我们以为母亲嫌贵，才对我们撒谎说不喜欢吃，所以下次来的时候，仍然买了鸡头鱼头带去。

后来还是二大娘对我说，“你们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咱乡下人又不比城里人，净喜欢吃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谁喜欢吃鸡头鱼头？”我当时就愣住了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
看望

□海华

一假日中午，一帮老同学相约回老家县城聚会，饭局进入尾声，石诚起身告辞：“各位，我先走一步。”

老同学难得一聚，咋这么急，干吗去？召集人老班长笑着问。

有事。

啥事？方便跟我们说说吗？

石诚迟疑了一会儿，悄声道，有些同学可能知道了，前几天，咱们县某工厂有位外来工，在黄坑河里救了一位溺水者，自个却再也没有上岸。让人扼腕的是，救人者留下了一位有残疾的妻子和两位小孩，真令人揪心呀……

同学们不约而同地“啊”了一声。

有这事？老班长柔声问道。

石诚一脸严肃地说，这事都上市日报了。这几天，好些志愿者带着吃的、用的和一些善款，去看望那位救人者的妻子和两个小孩。我与一位朋友约好，一会想再去看看。

哎嘿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，石诚这些年开了间便利店，虽小本经营，仅可养家糊口，却有着一副热心肠，当了好几年的志愿者，做了不少善事，曾被评为市里的好人呢。人称“大嘴巴”的小蒋半开玩笑地说。

哦……好事。为你点赞！老班长向石诚竖起了大拇指。接着又笑着问，能否透露一下，你打算带些啥去？

石诚沉吟片刻，柔声说道，我买了一些米油肉蛋类食品和日用品，到时再捐点钱。

亲们，我们今天也学石诚，当一回志愿者，一起去看看那位救人者的家属，然后返回县城如何？老班长一本正经地提议。

OK！同学们一个个把胸脯拍得山响。在市里开超市的老辛嬉笑着说，到时也可以表示表示。在外地办厂的老皮连声附和，是呀，是呀。大家都说好。

得咧，各自先准备一下吧。老班长叮嘱道。

嗨！还准备啥呀，石诚已买了不就得啦。老辛嘿嘿直笑。

老班长瞄瞄老辛，又瞧瞧同学们，本想说些什么，可话到嘴边却改了口，也行。哎，是呀，今天的饭局还是AA制吧。

老班长，我已经埋单了。石诚轻声说。

咋又让你破费呢。对了，那位救人者的家属住哪？老班长问。

在乡下，有二十多里地，我前天跟几位志愿者去过，我带路。石诚自告奋勇。

老班长朗声道，那就走吧。

嘿，一会还要返回县城，没必要开这么多车去，不如拼车，就开4部得了，我坐小蒋的车。老辛大声嚷道。心里打的小算盘则是，我开的奔驰老费油了，走的又是乡间小路。

好嘞。我坐老班长的车哈。老皮快嘴快舌地接着说，心中窃喜，多亏你老辛先开口，我的路虎也不用跑乡下了，还可省点油钱呢。

过了一会儿，同学们商定好拼车后，便出发了。

没多久就到了，一进门，见救人者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孩，住在一间有十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。妻子的妹妹从外省老家过来帮忙，她客套一番后，有点哽咽地说，姐姐右手残疾，姐夫走后，留下两个可怜的小女孩，大的不足5岁，小的才出生几个月，这些天，好多好心人都来看望，送这送那，问寒问暖……此情此景，好些同学都唏嘘不已，石诚放下食品和日用品后，两只眼圈红红的，慢慢地转过身去……

少顷，石诚默默地把一个不薄的红包交给了救人者的妻子。石诚的朋友跟着送食品、日用品，送红包。老班长也递过去一个红包。石诚斟词酌句地安慰着救人者的妻子。一会儿又抱起出生几个月的婴儿，慢慢地紧贴在自个的胸口，轻轻地抚拍着……

其他同学有的在叽叽喳喳地小声议论着什么；有的拿着手机拍这拍那……

老辛见石诚又是送吃的、送用的，又是捐钱，猛然想起自个来之前说过的话，也想表示一下，便把右手伸进口袋里，但一转眼见其他同学没啥动作，犹豫了好一阵，又将手抽了出来，继而低头看手机，再而在小屋子里蹭来蹭去……

老皮左顾右盼一会，心里寻思着，看来看去，只有石诚和老班长来真的，连老辛也当旁观者，算了，我也学老辛吧。于是，一扭头，左手夹起一支烟，迈开八字脚，悄悄往门外走去，嘴里嘟哝着，怪可怜的……

有位女同学抹了抹眼中的几滴泪水，似有些心酸地轻声说，真让人心疼，我们都表示一下吧。话音刚一落地，好几位同学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，有石诚做代表得啦。

这时，刚才那位抹眼泪的女同学又自言自语道，也是，也是呀。

老班长皱了皱眉说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

石诚一时无语。

对了，你以后会常去看那母女吧？老班长问。

石诚点了点头。

好！去之前记得跟我说一声。老班长语气笃定。